



▲坎普兰说他第一次看到自己没有头发的样子，都没有认出他自己。

约翰·坎普兰： 不是我原来所想象的

约翰·坎普兰/图 本刊特约记者 莉莉/采访

编者按：约翰·坎普兰（Jhon Kaplan）是美国最有成就的纪实摄影家之一。1992年，32岁的他凭借《21岁的美国人》文图报道获得该年度的普利策专题摄影奖。此前，坎普兰还曾于1989年获得美国年度图片大赛（POY）年度最佳摄影师称号的殊荣。在本期专题的这篇文章里，讲述了坎普兰把镜头转向自身，记录自己战胜癌症的过程的故事，也分享了他此番创作的心路历程以及对于纪实摄影的思考。

作为一个所谓的著名纪实摄影家，我习惯于去记录别人生活里的挑战，有时候甚至是人类所能面对的最残酷的现实。一个纪实摄影者在有了一定的经验后，常常会觉得展示人类最坏的经历是最容易的，因为人们一般会错误地认为最坏的也是最戏剧化，最值得展示的。

在我25年的摄影生涯中，我报道过菲律宾的革命，美国百年来最具摧毁力

的龙卷风，西非战事中的平民所受的非人折磨，和其他破坏性的事件。然而，我们做这些记录的目的是什么呢？难道只是为了刺激我们日益麻木的感官吗？每当我在拍摄一个困难的题材的时候，我总是问自己：“这些图像有社会价值吗？它们是不是属于我自己不屑的‘媚俗纪实摄影’？”

为了平衡自己的个人感受，也为了

负责地展示生活中美好的一面，我拍摄编写过一本儿童书籍《妈妈和我》。纪实摄影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感是我作为摄影者的职业道德的核心。在我教书的佛罗里达大学，我在过去的两年里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的媒体社会责任中心。我们相信纪实摄影能够教育和勉励大众，也能愈合我们的伤痛。我们的第一个项目是个多媒体项目，记录寻找治愈糖尿病的方法的过程。我也在计划开一门媒体社会责任的课程。

然而，我那时完全没有想到我会成为自己纪实摄影作品的主角。

我很少生病。然而在一次常规体检中，医生发现我的肾上有个瘤子。最后的诊断结果是淋巴瘤。那一刻，我根本没有想到去拿起相机。我只想到怎样才能生存下去。

我最开始拍自己的治疗过程是为了减轻自己对癌症的恐惧。很多人说写日记能够帮助癌症病人发泄负面情绪，直面病痛，积极配合治疗。这些照片和录像就是我自己的影像日记。不过，我不想我的照相器材和我的拍摄对我的治疗造成任何不便。我首先是一个病人，一个时刻祈祷自己痊愈的病人。

最后的成品是《不是我原来所想象的》——一部长达54分钟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一半是高清录像，一半是摄影图片。《不是我原来所想象的》探讨的是一个严肃的话题，不过基调是积极乐观的。在纪录片的结尾，我完全康复了。拍摄影片的目的是鼓励面临同样挑战的癌症患者和家人，永远不要放弃。我已经在美国的一些电影节上放映了《不是我原来所想象的》，也被邀请参加与癌症治疗有关的医药会议。在播放影片的同时，我还准备将来巡回展出——一个有32张大图片的摄影展。

我生病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从那么痛苦的经历中，会收获这样积极正面的果实。这是我制作这部影片的动力。

对话约翰·坎普兰

问：关于癌症的故事已经有很多摄影记者做过。在你记录自己的治疗过程的时候，你是否怀疑过做这个有意义吗？

坎普兰：我曾经担任过两百多个摄影奖评委，包括普利策摄影奖的评委，看到过很多陈词滥调的癌症故事。可



V 在意外地被诊断患有淋巴瘤之后，坎普兰在浴室里拍了一张自己在镜子里的照片，然后决定开始记录自己的治疗过程。坎普兰自己手持广角镜头或者用遥控快门，拍摄了几乎所有的图片和录像。最后的成品是一部五十四分钟长的纪录片。



A 坎普兰不得不忍受多次针扎的痛苦，以便化疗药品进入他的身体。



V 化疗开始两个星期以后，坎普兰的头开始迅速脱落。



▲对摄影家约翰·坎普兰来讲，脱发使病痛的挑战变成真实起来。他决定在化疗使自己头发掉光之前去剃个光头。他不想吓到自己两个年幼的孩子。



▲剃光满头乌发以后，坎普兰从他的家人那里找到了温暖和支持。

是，当你自己得了癌症，你一点也不觉得是一个陈旧故事的重复，只想尽力战胜它。我相信这部影片展示了一个普通人战胜恐惧和困难的勇气，也显示了生活中充满了偶然却神奇感人的时刻。在这里，癌症故事不再是陈词滥调，而会给观众，尤其是给癌症患者和家人带来信心和勇气。

问：在这部影片里，你拍下了自己治疗过程中很多非常困难的时刻，比如你在做骨髓穿刺的时候。在这样的时刻，你怎么会想到去按快门呢？

坎普兰：在我知道自己病情的头两个月，我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相机。我所能想到的只是，我怎么才能活下去？我还能看到我的孩子雅明和杰明长大成人，从大学毕业，结婚成家吗？有一天早上，我不知不觉地抓起相机，对着浴室的镜子拍了最初的两张照片。我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不过我当时一下子觉得自己终于接受了生病的现实。我感觉拍摄给了我自由。我想继续拍下去。

记录癌症是我和它做斗争的方式。拍摄我的治疗过程使我能够直面自己的病情，集中精力去和病痛对抗。有时候它也能转移我的注意力，让治疗过程中的痛苦相对比较容易承受一点，比如在做骨髓穿刺的时候。

不过我当时也想过，如果拍照和录像不再给我积极的影响，不再有助于我康复的话，我就必须停止。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回归健康。不过，现在回头看看，拍摄我的经历确实是我回归健康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问：你做这部影片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坎普兰：我们想把影片免费赠送给癌症病人，幸存者，和家人。我们在我治病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帮助，所以决定尽我们所能回馈大家。在免费赠送纪录片碟片的同时，还会发送一份小册子，给患者和家人关于癌症治疗的信息，帮助他们在面对癌症诊断治疗时树立积极乐观的态度。免费赠送活动将从2011年初开始，在网上进行，计划在2011年年底在美国和加拿大送出1万份，在2012年在全球送出3万份。在试映的过程中，我们从癌症病人和他们的家人那里听到了很多正面积极的反应。他们说

这部影片使他们在面对困难的治疗过程时更有勇气和信心。

在2011年，我们还计划开始在美国巡回展出关于这个项目的摄影展，电影也会在同时播映。我们的目标之一是把这个摄影展带到北京，上海，和其他中国城市。

问：这部纪录片会不会有中文版？

坎普兰：希望有。我们在找志愿者把影片和小册子翻译成中文。一旦我们有了中文版本，我们会和中国境内的癌症机构联系，寻求他们的帮助，以便把这部影片和小册子送到中国的癌症患者和家人手中。

问：制作纪录片很贵。你是怎么找到经费完成《不是我原来所想象的》呢？

坎普兰：在开始制作这部影片的时候，我只有自己承担的大约1800美元左右的基本费用，还招募了一些志愿者。他们免费为这部纪录片工作了上百个小时。尤其是后期制作的工作人员，他们花了很多时间用苹果软件Final Cut编辑我的片子。从那时起我希望自己能申请到经费，可以付给我的志愿者一些报酬。后来，我成功地申请到了一对美籍华人夫妇设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基金会的经费。这个基金会致力于教育，而我制作这部影片的目的正是为了促进社会对癌症的了解。他们的支持使我们能够完成这部影片的制作，开始免费赠送电影DVD的工作。

问：你做过很多著名的纪实摄影项目。关于申请纪实摄影项目的经费问题，你对中国的摄影家们有什么建议吗？

坎普兰：在申请经费时，你的计划书应该措辞明确，短小精干。最重要的是让你申请的组织了解你项目的明确目的。在写计划书之前，你应该问自己：是什么使我的项目有别于其他的项目？在这个项目中什么是最能触动读者的？

问：摄影师在寻找经费时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基金会申请呢？

坎普兰：你首先要做的是细读基金会的宗旨宣言。第二，申请书要有条有理，重点突出。基金会的成员不会愿意去猜测你项目的目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要用很有感染力的图片来显示你的眼光和感动读者。

问：在申请纪实摄影经费的时候，摄影师应该在申请书里包括些什么样的作品呢？他们应该展示自己的各类作品，还是只是和项目有关的作品？

坎普兰：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基金评委会需要知道你不仅有一个独特的好题材，也有拍摄作品的眼光和远见，以及去实现自己的计划的能力。最理想的情况是，你手里已经有了几张和项目有关的，很有力度的照片。如果评委们看到你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端，他们更有可能资助你完成这个项目。

问：你的电影用了很多著名音乐人和团体的歌曲，比如大卫卫儿，Coldplay，R.E.M.，还有Pantera。你是怎么得到这些音乐的使用权的呢？

坎普兰：取得著名音乐人歌曲的使用权很复杂也很难。很多行内的人都建议我算了，试都不要试，而我想，试一下总



^ 在《不是我原来所想象的》里，坎普兰用幽默来缓解观众观看癌症治疗过程所承受的压力。这是影片里一系列关于“一个癌症病人到底是怎么玩自拍的”轻松镜头。



Λ 在给他在佛罗里达大学的学生解释他的病情之后，坎普兰向他们脱帽致礼。坎普兰穿着一件写着“爱能战胜癌症”的T恤。

V 在化疗的间隙中，坎普兰一家到佛罗里达海滨度假。





Λ 还要忍受好几个月的化疗。



Λ 坎普兰说拍摄自己和癌症斗争的过程有助于缓解他作为癌症病人必然面对的恐惧心情。

没有坏处的。结果当音乐界的人了解这部影片的目的不是商业性的，而是人道主义的，是无偿帮助癌症病人和他们的家人的，他们都很慷慨地参与了这个项目，把自己的歌免费捐献给了我们。

问：今天，很多摄影师都在拍视频，制作影片、多媒体作品，这好像成为了一个潮流。

坎普兰：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发展。现在纪实摄影和纪录片这两个世界正在合

并。一个原因是你现在可以用相机拍摄高清视频。另外像苹果公司Final Cut Pro这样的视频剪接软件使后期制作费用大大降低了。而最重要的是有了声音和动态影像，的确能够加强戏剧性和真实感。

V 在他49的生日，坎普兰觉得乌云密布的天空象征他所面对的挑战。





1



2



3

- 1、在做骨髓活检时，坎普兰用藏在手里的遥控快门，拍下了他所经历过最强烈的剧痛的一刻。坎普兰被诊断为同时患有两种非霍奇金淋巴瘤，一种在他的骨髓里，一种在他的下腹部。
- 2、在医生的办公室里，坎普兰和妻子任莉等待着关于化疗是否成功的信息。
- 3、当坎普兰的医生说“你已经完全病愈”的时候，坎普兰仍然在震惊之中，而他的妻子则欣喜若狂。



▲ 坎普兰和妻子任莉为他痊愈的好消息庆祝。他们为彼此的健康和爱干杯。

问：现在很多摄影师在做多媒体项目。你做的是一部电影。能说说“电影”和“多媒体”的区别吗？

坎普兰：它们的素材通常是一样的，都会有摄影图片、录像、声音和音乐。电影和多媒体作品的最大的区别一般是最后成品的长度和播出方式。现在几乎所有的多媒体作品都是在网上发布的。去年我是国际最佳新闻摄影比赛（International Best of Photojournalism）网络和多媒体分组赛的评委之一。当时所有的评委都认为最好的多媒体作品长度应该控制在一到四分钟。

电影要长很多。另外一个区别是它们最初在哪里播出。如果我在网上完整播出我54分钟的影片，那就没有传媒公司会想在电视上播出我的电影。电视台一般都想要独家的初播权。现在越来越多的传媒公司在电视初播后，也要求取得在网上播出的权利。另外，电影通常

是在影院里放映的。《不是我原来所想象的》就在好几个电影节上放映过。

问：你在拍图片和录像的时候用的是什么器材？

坎普兰：如果可能的话，我会尽量选择用简单的器材。拍图片我用的是佳能5D和5D MARK II机体。我一般用的是16—35毫米F2.8L和24—105毫米F4L IS佳能镜头。我常常伸长手臂来拍自己，或者用三脚架和一个简单的红外线遥控器。就录像来说，我还是选择了简单的器材。一些录像是用佳能5D MARK II，另外一些是用佳能HF10拍的。整部电影都是用的高清质量的图像。

问：人们怎样才能更多地了解《不是我所想象的》这部电影？

坎普兰：请来我们的网站，地址是：www.NotAsIPIctured.com。rw